

宋史新編

宋史新編卷四十五

志三十一

明南平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兵下

召募之制起於府衛之廢唐末士卒疲於征戍多亡命者梁祖悉黥面爲字以識軍號是爲長征之兵方其募時先度人材次開走躍試瞻視然後黥面賜緡錢衣履而隸諸籍國初因之或募土人就所在團立或取營伍子弟聽從本軍或募饑民以補本城或以有罪配隸給役是以天下失職曠悍之徒悉收籍之伉健者遷禁衛備戰鬪其次爲廂軍給漕輓等役初太祖選強壯卒定

爲兵樣送諸道後更以木挺差以尺寸高下號等長杖  
眞宗重定等杖自五尺八寸至五尺五寸爲五等仁宗  
嘉祐二年重定等杖自上四軍至武肅忠靖皆五尺已  
上視其奉錢而差以寸分不給奉錢者以五尺二寸或  
下五寸七指八指爲等唯武嚴御營喝探以藝禱者充  
諸司筦庫執技者不設等杖久之御史唐介言比歲等  
募禁軍多小弱不勝鎧甲請以初創尺寸爲定詔禁軍  
備戰者著此令舊制軍額闕卽招填熙寧元豐講求民  
兵之政於是募兵日減而三衙多虛籍又舊制禁軍亡  
滿一日者斬仁宗改滿三日王安后欲改滿十日樞密

使文彥博曰仁宗改法當時議者已慮壞軍法安石曰  
仁宗改法以來活人命至多然逃亡比舊不聞加多改  
法非不善也神宗詔定爲七日崇寧以降內外軍逃亡  
者衆熙河一路幾四萬人政和二年臣僚言祖宗軍政  
甚備比多逃亡其弊有六曰上下率斂曰舉放營債曰  
聚集賭博曰差使不均曰防送過遠曰單身無火聚雖  
具有條禁而犯者極多乞行申飭宣和中徽宗手詔宣  
撫司措置旣而以童貫議遂從寬宥臣僚言祖宗治軍  
紀律甚嚴若在戍者還家當役者避事必有轅門之戮  
今旣宥其罪且許投換不制於什伍之長旣立赦限又

特展日以寬其自首之期恐逃亡得計其弊益滋乞除  
恩赦外不輕與限中興倣舊制設等杖招募多西北之  
人其後令諸路州軍砦或三衙招募或選刺三衙軍中  
子弟或從諸路選刺軍中子弟解發而水軍多募東南  
諳水者紹興乾道募兵日增語在禁兵篇紹定四年臣  
僚言州郡有禁卒有壯城有廂軍有土兵一州之財自  
足以供一州之兵比年尺籍多虛月招歲補悉成文具  
蓋州郡吝養兵之費所招無二三逃亡已六七乞中嚴  
帥臣及郡守攷其任內逃故招填之數而黜陟之實籍  
間州郡闕守承攝者不詢材武務盜帑儲咸淳季年邊

報日聞所司召募尤急強刺平民由是野無耕人途無商旅有被執而赴水火者有自斷指臂以求免者有與軍人抗而殺傷者汪立信嘗以書抵賈似道謂兵不貴多貴訓練之有素苟不堪受甲徒取充數將焉用之蓋確論云

揀選之制建隆初令諸州召募軍士須教習精練乃送闕下至則軍頭司覆驗等第引對便坐而分隸諸軍焉其自廂軍而升禁兵禁兵而升上軍上軍而升班直者皆臨軒親閱又立年限揀閱老疾者退剩員不任役者免爲民諸班直經上親閱隸籍者有司勿復按試至於

河清遽補牢城配軍亦間下詔選補蓋使給役者有時而進負罪者不終廢也承平旣久額存兵闕而將校猥多賜予廩給十倍士卒遞遷如額不少損神宗患之熙寧二年始議省併語在禁兵篇中帝謂輔臣曰天下財用朝廷稍加意則所省不可勝計迺者銷併軍營減將校三千餘人除二節賜予及僉從廩給外計一歲所省錢四千五萬緡米四十萬石紬絹二十萬匹布三萬端馬藁二百萬庶事若此財其可勝用哉初議併營時文彥博蘇軾等皆以兵驕已久遽併之必召亂帝卒從王

心議時陳升之又議揀汰衛兵年四十以上稍不中

釋者就糧淮南司馬光呂公弼陳薦李常先後論奏以爲非宜已而帝手詔揀諸路小分年四十五以下勝甲者升爲大分五十以上願爲民者聽舊制兵至六十一始免猶不卽許至是免爲民者甚衆冗兵由是大省元祐中詔歲揀禁軍節級筋力未衰者年六十五始減充剩員又以涇原帥臣奏揀選剩員年六十以下筋力不衰仍充軍補額陝西路如之中興以後兵不素練嘉熙初臣僚言今日兵貧若此思變而通之於卒伍中取強勇者異其籍而厚其廩且如百人之中揀三十則是萬人之中有三千兵矣時試之弓弩課之武藝暇則馳馬



擊毬以爲樂秋冬使之校獵其有材力精強則厚賞賚之又於其中拔其尤者數愈少而廩愈厚待之如子弟倚之如腹心又必申命主帥制領鼓動而精擇之假之統御之權嚴其階級之法將樂與士親士樂爲將用則可以運動如意不必別移一軍別招新軍矣逮咸淳間任非其人召募已無法况揀選乎

廩祿之制凡上軍都校自捧日天武龍衛神衛左右廂都指揮遙領團練使者月俸錢百千粟五十斛諸班直都虞候諸軍都指揮使遙領刺史者半之自餘諸班直將校自三十千至二千凡十二等諸軍將校自三十千

至三百凡二十三等上者有餼廂軍將校自十五千至三百五十凡十七等有食鹽諸班直自五千至七百諸軍自一千至三百凡五等廂兵閱教者有月俸錢五百至三百凡三等下者給漿菜錢或食鹽而已將士月給糧率稱是爲差春冬賜衣有絹綿或加紬布緡錢凡軍士邊外率分口券或折月糧或從別給凡三歲大祀有賜賚有優賜每歲寒食端午冬至有特支特支有大小差亦有非時給者戍邊季加給銀鞵邠慶環慶緣邊艱於饑汲者兩月則給薪水錢苦寒或賜襦袴役兵勞苦季給錢戍嶺南者增月奉自川廣戍還者別與裝錢川

廣遞鋪卒或給時服錢屨屯兵州軍官賜錢宴犒將校  
謂之旬設初只待屯泊禁軍其後及于本城乾德三年  
九月太祖御講武殿閱諸道兵得萬人以隸侍衛司命  
王繼勳主之給緡錢俾娶妻繼勳縱之白日掠人妻女  
帝大怒捕斬者百人開寶四年行郊賞上以御馬直羗  
從特命增給錢人五千川班內殿直相率擊登聞鼓上  
訴陳乞上怒曰朕所與卽爲恩澤安有例哉斬妄訴者  
四十餘人餘悉配隸許州將校皆決罰遂廢其班建隆  
初揀閱禁衛兵退者曰剩員不廢廩給直宗見戎卒有  
古寒墮支體者不欲遽棄令隸剩員自是率以爲例天

聖七年裁定諸軍衣裝騎兵春冬衣各七事步兵冬衣減其一敢質賣者重寘之法康定元年詔戰場士卒給奉終其身熙寧四年以王安石言詔付趙鼎聞鄜延路諸軍數出至鬻衣裝以自給可密體量振恤之徽宗時蔡京謀逐王恩計不行欲陰結環衛及諸士卒乃奏皇城鋪兵月給食錢五百者日給一百五十自是每月頓增四貫五百欲因以市私恩也自國初以來軍儲支賜歲有定數至於特支犒賞與夫諸軍闕額而收其奉廩以爲上供封樁者雖無定數未嘗無權衡於其間也封樁累朝皆有之而熙寧爲盛其後雖有今後再不封樁

之詔然軍司告乏則暫從其請稍或優足則封椿如舊  
蓋宰執得人則闕額用於朝廷樞筦勢重則闕額歸之  
密院此政和軍政所以益不逮於崇寧大觀者由兩府  
之勢互有輕重也高宗中興多遵舊制久之弊日以滋  
迨至咸淳軍將往往虛立員以冒稍食而四川制司請  
增戍兵月給會子當是時財賦之出有限廩稍之給無  
涯生民膏血悉歸于二三大將之私帑國用益竭矣  
訓練之制禁軍月奉五百以上皆日習武技二百以下  
或給役或習技其後別募廂兵亦閱習武技號教閱廂  
軍成川廣者舊不訓練嘉祐以後稍習焉凡諸日習之

法以鼓聲爲節騎兵五習步兵四習以其坐作進退非  
施於兩軍相當者然自宋初以來中外諸軍皆用之仁  
宗以降頗有更革康定初詔閱陣兼習弓弩關士須披  
帶鎧甲慶曆五年知彛州明鎬言臣近籍諸營武藝之  
卒使帶甲試充奇兵外爲三等詔頒其法范仲淹請以  
帶甲射一石充奇兵餘自九斗至七斗第爲三等射力  
及等卽升之詔著爲令六年詔諸軍夏三月毋教弓弩  
止習短兵又詔以春秋大教弓射一石四斗弩曠三石  
八斗槍刀手勝三人者立爲武藝出衆格中者本營闕  
階級卽以次補神宗留意兵法微妙淵通取成于心羣

臣莫望焉熙寧二年十一月趙禹乞講求諸葛亮八陣法以授邊將使之應變詔郭達同禹詳定聞奏帝嘗謂今之邊臣無知奇正之體者况奇正之變乎且天地五行之數不過五五陣之變出於自然非強爲之又嘗患諸將軍行無行陣之法謂李靖結三人爲隊必有意星書羽林皆以三人爲隊靖深曉此非無據也乃令賈逵郭固試之五年五月詔閱涇原路蔡挺衙教陣隊頒行諸路十二月頒行御製攻守圖行軍環球武經總要神武祕略風角集古四路戰守約束六年詔諸路經略司結隊竝依李靖法是時帝又置內教法旬一御使教習

武校程其能否而賞罰之士無不爭勸者七年十月以  
新定結隊法并賞罰格及置陣形勢等齎付趙嵩詳議  
嵩奏曰置陣之法以結隊爲先李靖以五十人爲一隊  
每三人自相得者結爲一小隊合三小隊爲一中隊合  
五中隊爲一大隊餘押官隊頭副隊頭左右儼旗五人  
卽充五十並相依附今聖制每一大隊合五中隊五十  
人爲之中隊合三小隊九人爲之小隊合三人爲之亦  
擇心意相得者又選壯勇善槍者一人爲旗頭令自擇  
如已藝心相得者二人爲左右儼自選勇悍者一人爲  
引戰又選軍校一人執刀在後爲擁隊凡隊內一人用



命二人應援小隊用命中隊應援中隊用命大隊應援  
大隊用命小隊應援如逗撓觀望不卽赴救致有陷失  
者本隊委推軍校次隊委本轄隊將審觀不救所由斬  
之其有不可救或赴救不及或身自受敵體被重創但  
非可救者宜不坐其說雖與古同而用法尤爲精密然  
議者謂四十五人而一長不若五人而一長之密且以  
五人而一長以五十人而十長也推之於百千萬則爲  
長者多而統制不一也至如周制五人爲伍屬之比長  
五伍爲兩屬之閭胥四兩爲卒屬之族師五卒爲旅屬  
之黨正五旅爲師屬之州長五師爲軍屬之命卿此猶

今之軍制百人爲都五都爲營五營爲軍十軍爲廂廂都指揮使而下各有節級有員品亦昔之比長閭胥族師黨正之任也議者謂什伍之制於都法爲便然都法恐非臨陣對敵決勝之術也况八陣之法又失其傳聖制一新稽之前聞若合符節云帝初詔樞密院解釋李靖兵法令今可行遂命官教李靖營陣法帝諭近臣曰黃帝始置八陣法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晉桓溫見之曰常山蛇勢此卽九軍陣法也至隋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時遇父亂將臣通曉者頗多故造六花陣以

變九軍之法大抵八陣卽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花陣卽七軍七軍者圓陣也蓋陣以圓爲體方陣者內圓而外方圓陣卽內外俱圓矣故以方圓物驗之則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陣之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候軍各一爲二虞候軍左右廂各二爲四廂軍與中軍共爲七軍八陣者如前後二軍共爲九軍開國以來置殿前馬步軍三帥卽中軍前後軍帥之別名而馬步軍都虞候是爲二虞候軍天武捧日龍神衛四廂是爲四廂軍也中軍帥總制九軍卽殿前都虞候專總中軍一軍之事務是其名實與古九軍及六花陣相符而

不少差也今論兵者俱以唐李靖全太白陰經中陣圖爲  
法天之遠矣朕嘗覽近日臣僚所獻陣圖皆妄相眩惑  
無一可取果如其說則兩敵相遇必須遣使豫約戰日  
擇寬平之地夷阜塞壑誅草伐木如射圃教塲方可盡  
其法爾以理推之其不可用決矣今可約李靖法爲九  
軍營陣之制然李筌圖乃營法非陣法也朕採古之法  
酌今之宜曰營曰陣本出于一法特止曰營行曰陣在  
奇正言之則營爲正陣爲奇也遂以八年八月大閱八  
軍陣於城南荆家陂元豐元年十月詔立在京校試諸  
軍技藝格二年九月內出教法格并圖象頒行之法象

凡十餘言使軍士誦習焉四年以九軍法一軍營陣按閱於城南好草陂蓋九軍營陣爲方圓曲直銳凡五變名爲五陣自此專用五陣而舊教御陣遂廢云六年從郭忠紹之請步軍弩手第一等者令兼習神臂弓元祐元年高翔言乞以御陣與新陣互閱從之四月右司諫蘇轍上言諸道禁軍自置將以來日夜按習武藝使無遺力以治生事衣食殫盡憔悴無聊緩急安得其死力請使禁軍除新募未習之人其餘月止一教是月朝請郎任公裕言軍中誦習新法愚懵者頗以爲苦夫射志於中而擊刺格鬪期於勝豈必盡能如法樞密院亦乞

名例誦詔從之。聖中詔自今閱習並依元豐條法。政和詔亦如之。靖康元年二月詔今三衙與諸將招軍惟務增數希賞但以等杖不問勇怯招收既不精當教習又不以時雜色口破十居三四今宜招兵之際精加揀擇既係軍籍專以教習不得以雜色拘占又神臂弓馬黃弩乃中國長技宜多行教習以扞邊騎仍令間用衣甲教閱庶使習熟四月詔復置教塲春秋大閱及復內教法以激賞之高宗建炎元年始頒樞密院教閱法專習制御搆鋒破敵之藝又以李綱言遣使往浙江淮河等處措置習水戰及火攻三年親閱水軍于鎮江登雲

門外孝宗寧宗屢躬臨教閱理宗賢慶二年莫澤言私  
占多門乞嚴戒飭淳祐咸淳中臣條復屢言之謂募兵  
徒取充數以覲賞涅刺之後更不教閱主兵官苦以勞  
役兵不堪命而死者接踵云

遷補之制自殿前侍衛馬步軍校每遇大禮後各以次  
遷謂之轉員轉員至軍都指揮使又遷則遙領刺史又  
遷爲廂都指揮使遙領團練使員溢卽從上罷軍職爲  
正團練使刺史之本任或爲他州總管鈐轄其老疾若  
過失者爲御前忠佐馬軍都軍頭副軍頭隸軍頭司其  
黜則爲外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凡軍主闕以軍都指揮

使遞遷餘闕以諸軍都虞候指揮使副指揮使行首軍  
使副行首副兵馬使十將遞遷凡將校一軍營止補十  
人其廂都指揮使軍都指揮使都虞候指揮使營主其  
一節闕其三殿前左右班都虞候遙領刺史卽與捧日  
軍都指揮使通以次遷捧日龍衛兩都指揮使仍遙領  
團練使若員益卽爲正刺史補外他如諸軍例遞遷凡  
闕走躍瞻視弓弩斗力中格及負罪不至徒年未高雖  
年高而無疾精力不耗者竝與轉員或有司先闕或天  
子親閱或循次遷補或驗勞績及武藝升黜無定制太  
宗謂宰臣等曰朕遷轉軍員先取其循謹能御下者武



勇次之若不自謹飭則其下不畏憚雖有一夫之勇亦何所用咸平五年真宗謂知樞密院周瑩曰國朝之制軍員有闕但權領之三歲一遷補未及期以功而授只奉朝請而已今闕員處則乏人部轄須當例與轉補於是召瑩等至便殿按籍次補其屯戍於外及軍額在素不該恩例亦溥及之大中祥符以來別立規制務令均平仁宗英宗神宗不廢躬閱升黜之法元祐二年樞密院言舊例行門對御呈試武藝竝臨時特旨惟恩前期未嘗按試至日旋乞增加斗力或涉唐突因以抵罪請於轉員前一日按定從之紹聖三年同知樞密院會

布言國初轉員皆面問其所欲察相人才或換官或遷將校或再任此則威福在人主以至唐突或放罪或行法亦視其情狀而操縱之元祐改法乃令大闡與三司軍頭司先指試定但對御引呈依指定等第推恩殊失祖宗御衆之法不許唐突例坐徒罪兼決責人員皆非舊法緣情輕者放罪重者取旨自有舊條先朝燕達林廣嘗唐突當降配先帝釋之後皆爲名將至情重則有杖脊配嶺表者王明住留叫呼云若不得換前班乞納命管軍賈逵乞重配先帝亦貸之但降一等與換外官如此故人知恩威皆自人主豈可一切付之有司帝

悅詔竝依元豐以前條例施行其後又定轉員旁通格中興排連轉員屢嘗損益大率因於舊制乾道六年以主管侍衛馬軍司李顯忠言詔將官有闕不以年爲限侍衛司銓量人材膽勇服衆者上聞補用嘉定中樞密院以轉員超躡之弊參酌前後倒格均次資序上之於是積習之弊革至咸淳中大將王文德夏貴孫虎臣范文虎輩矜功怙寵慢上殘下行任功賞視爲已物私其族姻故舊俾戰士身膏草莽而姦人坐竊勳爵矣

屯戍之制凡遣禁軍出戍者簡拔精銳退其癯老至於諸禁廂軍亦皆戍更隸州者曰駐泊戍蜀將校不遣

都虞候當行者易管他營凡屯駐將校帶遙郡者以客禮見長吏餘如屯駐將校凡駐泊軍若捍禦邊寇卽總管鈐轄共議州長吏等毋預事涉本城并屯駐在城兵馬卽知州都監監押同領若州與駐泊事相關者公牒交報凡戍更有程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江淮兩浙荆湖川峽廣南東路三年廣南西路二年陝西城砦巡檢并將領下兵半年累朝戍更不一神宗嗣位尤多更革熙寧初嘗與輔臣論河北守備韓絳等曰漢唐重兵皆在京師其邊戍纔足守備而已故邊無橫費強本弱末其勢亦順開元後有事四夷權臣皆節制一方重兵在

西北天寶之亂由京師空虛賊臣得以肆志帝曰邊上老人亦謂今之邊兵過於昔時其勢如倒植浮圖朕亦每以此爲念也舊制河北軍馬不出戍帝慮其驕惰五年始命河北河東兵更戍減其一歲以優之其年詔徙河州軍馬駐熙州熙州軍馬駐通遠軍追召易集可省極邊軍儲帝嘗曰窮吾國用者冗兵也其議徙軍於內郡以弓箭手代之兼省邊費九年詔京師兵比留十萬餘以備四方屯戍數甚減少自今戍兵非應發京師者勿遣其後言者屢請損河北冗兵詔立額只留禁兵七萬又以京東土地饒沃財賦有餘增置武衛軍四十二

營分隸河北四路而以三千人散戍杭揚江寧諸州時  
議者謂東南募兵寡而盜賊多也唐韶南雄州常有戍  
兵千人桂林以瘴癘間徙軍於金永哲宗立屢以臣僚  
言定諸路將兵出戍法紹興之初羣盜四起有若岳飛  
劉光世諸大將領兵尤重隨宜調發屯泊要害控制捍  
蔽是亦權宜之利矣而踐更之期近者三月遠者三年  
速和議既成諸軍移屯者漸歸營惟防秋仍用移屯更  
戍之法沿邊備禦亦倚重焉乾道淳熙紹熙一遵其制  
開禧議用兵駐劄諸兵始復移屯和議再成邊地一二  
要郡雖循舊貫其諸駐劄更戍之法不講而常屯之兵

益多逮端平失川蜀咸淳失襄樊裂淮甸疆宇蹙而兵法壞叛將賣降庸夫秉鉞間有圖國忘死之士則遙制于權姦移屯更戍靡有定方於是戍卒疲於奔命不戰而斃者衆矣

器甲之制其工署則有南北作坊院有弓弩院諸州皆有作坊皆役工徒而限其常課士庶之家嚴私蓄之禁京師所造十日一進謂之旬課太祖親閱視置五庫貯之嘗令試牀子弩於郊外矢及七百步又令別造步弩以試凡戎具精緻犀利近代未有咸平六年十月給軍中傳信牌其制漆木爲牌長六寸闊三寸腹背刻字而

中分之置鑿柄令可合又穿一竅容筆墨上施紙札每臨陣則分而持之或傳令則置者其言而繫軍吏之頸至彼合契乃書復命因冀州團練使石普之請也先是臣下有獻渾戰船式者有獻手砲者有獻火箭火毬火蒺藜者又有獻木羽弩箭者箭裁尺餘而所激甚遠中鎧甲則幹去而鏃存牢不可拔又有獻盤鐵槊者重十五斤獻鐵輪撥渾首尾有刃重三十三斤皆馬上格戰之具也仁宗時天下久不用兵每減罷諸路歲造兵器慶曆元年知州楊偕獻龍虎八陣圖及所製神盾劈陣刀手刀鐵連槌鐵簡帝閱于崇政殿其後言者以爲其器



重大緩急難用皇祐元年御崇政殿閱知澧州宋守信  
所獻衝陣無敵流星弩拒馬皮竹牌火鎌后火綱三刃  
黑漆順水山孛鐵甲野戰拒馬刀弩砦脚車衝陣劍輪  
無敵車大風翎弩箭八種四年河北河東陝西都總管  
司言郭諮所造獨轅衝陣無敵流星弩可以備軍陣之  
用詔如樣製之除詔爲鄜延路鈐轄許置弩五百募上  
民教之既成經略夏安期言其便詔立獨轅弩軍五年  
荆南兵馬鈐轄王遂上臨陣枋槍熙寧元年命料簡弓  
弩而增修之入內副都知張若水進所造神臂弓實民  
李宏所獻蓋弩類也以聚爲身檀爲弰鐵爲韆子槍頭

銅為馬面牙發麻繩扎絲為弦弓之身三尺有二十、長二尺有五寸箭木羽長數寸射三百四十餘步入榆木半筈帝閱而善之於是神臂始用而他器弗及焉五年帝匣斬馬刀示蔡挺挺謂製作精而操擊便乃命造數萬口賜邊臣鐔長尺餘刀三尺餘首為大環帝欲利戎器而患有司苟簡王雱上疏請更制法度斂數州之作聚為一處擇知工事之臣使專其職且募天下良工散為匠師而朝廷內置工官以總制其事察其精窳而賞罰之則人人務勝不加責而皆精矣六年始置軍器監總內外軍器之政先是軍器領於三司至是罷之一

總於監又置內弓箭南庫凡產材州置都作院知軍器  
監利害者聽詣監陳述於是吏民獻器械法式者甚衆  
有周士隆者上書論廣西交阯事請爲車以禦象陣文  
彥博非之安石以爲自前代至本朝南方數以象勝中  
國士隆策宜可用因論自古車戰法甚辯從之七年又  
造箭曰狼牙曰鴨脰曰出尖四楞曰一插刀鑿子凡四  
種推行之帝性儉約有司造將官皮甲欲以生絲染紅  
代犛牛尾爲瀝水帝惜之代以他毛於一弓一矢一甲  
一牌之用無不盡心弓曰闊閃促張弓罷長萌舊法矢  
曰減指箭牌以欒竹穿皮爲之以易桐木牌改素鐵甲

爲編挨甲其法精密乃劉昌祚尹林閻守勲等所定制  
度云元祐初督責少弛紹聖元符復有增造迨崇寧創  
造修治官吏攷察一如熙寧時矣時有詔造五十將器  
械從工部請令內外共造由是都大提舉內外製造軍  
器所之名立焉初從邢恕之議下令創造兵車數十乘  
買牛以駕已而蔡碩又請河北置五十將兵器且爲兵  
車萬乘蔡京主其說姦吏旁緣而深爲民害二年詔用  
許彥圭所定兵車式熙河轉運副使李復先奏臣聞此  
車之造許彥圭因姚麟以進朝廷以麟熟於邊事而不  
知彥圭輕妄麟立私恩以誤國計其車加闊運不合轍

東來兵夫牽輓不行棄車而逃者往往而是乞加彥圭  
罪便行罷造以寬民力其後彥圭卒得罪宣和以來歲  
督軍器率用御筆處分工造不已而較數常闕繕修無  
虛歲而每稱弊壞大抵中外相應一以虛文上下相蒙  
而馴致靖康之禍矣靖康初兵仗皆闕詔書屢下嚴立  
賞刑而卒亦無補時通判河陽權州事張旂奏曰河陽  
自今春以來累有軍馬經過軍士舉隨身器械若馬甲  
神臂弓箭槍牌之類於市肆博易熟食名爲寄頓其實  
棄遺避逃征役拘收三日間得四千二百餘物太原援  
師尚爾則他路軍馬事勢可知宜諭民首納免貽他患

帝嘉納渡江後東南地多沮洳險隘不以車爲主宗澤  
李綱有戰車法王大智獻車六皆不復用屬意弧矢之  
制逮于紹興增役優資數年以內庫兵械山積而諸軍  
悉除戎器云舊軍器所得專送高宗初以閹官董懋提  
舉尋罷至是隸工部復以中人典領三十年工部言非  
祖宗建官意詔依條檢察孝宗受禪增提點官一員御  
史力論其不可復隸工部隆興元年御降木羽弩箭末  
於諸路淳熙九年衢州守臣製獻木鶴箭弩又湖北京  
西造納無羽箭上曰箭不用羽可謂精巧其屋藏之初  
韓世忠造克敵弓其發至百步其勁可穿重甲至是命

鎮江都統司修備十五年工部侍郎李昌圖言神勁弓後出不及神臂弓下金州都統司詳議既而吳挺奏神勁弓并彈子頭箭諸軍用之誠便疾神臂不及也詔從其便楊存中謂克敵弓雖勁而蹶張難遂以意創馬皇弩頗工巧紹熙而後日造器械品式益增開慶元年壽春府造匱筒木弩又造突火槍咸淳九年沿邊州郡因降式製回回砲有觸類巧思別置砲遠出其上且爲破砲之策尤奇其法用稻穰草成堅索條圍四寸長三四尺每二十條爲束別以麻索繫一頭於樓後柱搭過樓下垂至地杖梁垂四層或五層周庇樓屋沃以泥漿

火箭火砲不能侵砲石雖百鈎無所施矢且輕便不費  
名曰護陣籬索是時兵紀不振獨器甲視舊制益詳

國馬之政歷五代寢廢至宋復修舉其官司之規旣牧  
之法與夫收市之利牧地之數支配之等自建隆至治

平條制益備熙寧以後屢變莫有同焉凡御馬之等三

入殿武候十五匹別駕給用之等十有五曰棟中曰不

十四匹從駕二十匹曰得支使曰添

價曰國信曰臣僚曰諸班曰御龍直曰捧日龍衛曰拱  
聖曰驍騎曰雲武騎曰天武龍猛曰配軍曰雜吏曰馬

鋪群號之字十有七曰左曰右曰千曰立曰未曰官曰

曰萬曰小毛物之種九十有二曰白之別一鳥之別五赤

之別五紫之別六駿之別十一曰白之別六驪之別入  
騶之別六駱之別五騷之別五曰白之別八駮之別六



較之別三其官司之規則承前代之制置左右飛龍二

院以左右飛龍二使領之太平興國五年改飛龍爲天

廐坊雍熙四年改天廐爲左右騏驎院左右天駟監四

左右天廐坊二皆隸焉咸平元年初置估馬司掌蕃馬

至京師者辨其良駑平直以市三年置群牧使又有制

置群牧司景德二年改諸州牧龍坊悉爲監在外之監

凡十有四四年以大臣領群牧制置使又別置群牧使

副都監增置判官凡馬政皆出群牧司自騏驎院而下

皆聽命諸州牧監以知州通判兼領諸監各置勾當官

又置左右廂提點又置牧養上下監以養療京城諸坊

監病馬又詔左右騏驎院諸坊監官並以三年爲滿其  
旣牧之法則自太祖置養馬務二葺雋務四以爲牧放  
之地始太平興國四年太宗觀兵于幽得汾晉燕薊馬  
四萬匹內阜充牴始分置諸坊牧養又詔擇豐曠地置  
牧龍坊八大中祥符元年立牧監賞罰今天聖七年申  
舊制凡知州軍通判領同群牧事者較其損耗孳息行  
賞罰是時兵久不試言者率謂牧馬費廣而亡補河南  
諸監多廢明道中稍復一二易上監名天垆其病馬并  
屬下監嘉祐八年群牧司言孳生七監每歲定牝馬二  
千牡馬四百歲約生駒四百以爲定數凡牧市馬戎人

驅馬至邊總數十百爲一券一馬預給錢千官給芻粟  
續食至京師有司售之分隸諸監曰券馬邊州置塲市  
蕃漢馬團綱遣送赴闕或就配諸軍曰省馬陝西廣銳  
勁勇等軍相與爲社每市馬官給直外社衆復裒金益  
之曰馬社軍興籍民馬而市之以給軍曰括買宋初市  
馬唯河東陝西川峽三路詔馬唯吐蕃回紇党項藏牙  
族白馬鼻家保家名古族諸蕃至雍熙端拱間河東則  
麟府豐嵐州岢嵐火山軍唐龍鎮濁輪砦陝西則秦渭  
涇原儀延環慶階州鎮戎保安軍制勝關浩亶府河西  
則靈綏銀夏州川峽則益文黎雅成茂夔州永康軍京

東則登州自趙德明據有河南其收市唯麟府涇原儀  
渭秦階環州岢嵐火山保安保德軍其後置場則又止  
環慶延渭原秦階文州鎮戎軍而已舊制以銅錢給蕃  
馬直太平興國八年言者謂戎人得錢銷鑄爲器乃以  
布帛茶及他物易之國初市馬歲僅得五千餘匹天聖  
中蕃部省馬至三萬餘匹嘉祐以前原渭德順凡三歲  
市馬至萬二千匹秦州券馬歲至萬五千匹等樣自四  
尺二寸或三寸已上至四尺七寸或六寸自四歲或三  
歲已上至十二歲或十七歲估直自二千五百至千凡  
二十三等後亦增直並無定制其蕃部又有直進者自

七十五千至十七千凡三等有獻尚乘者自百一十千至六十千亦三等凡牧地自畿甸及近郡使擇水草善地而標占之淳化景德間內外坊監總六萬八千頃諸軍班又三萬九百頃歲久官失其籍界堠不明廢置不常而侵冒者多嘉祐中韓琦請括諸監牧地留牧外聽下戶耕佃乃遣官括河北得閒田三千三百五十頃募佃歲得穀十一萬七千八百石絹草稱是治平末牧地總五萬五千河南六監三萬二千而河北六監則二萬三千凡支配騏驎院估馬司以當配軍及新收馬閱于便殿數母過二百配軍則視其奉錢之數自一千至三

百爲四等差次給之外州軍士闕馬先奏稟乃給荆湖  
路歸遠雄武軍士配以在所土產馬凡闕馬軍士以分  
數配填慶曆四年詔陝西河北河東填五分餘路填四  
分他州軍府界巡檢兵校聽自市官償其直毋過三十  
千至和元年詔軍士戍陝西河東河北填七分餘路填  
六分凡主兵官自殿前都指揮使而下外州自經略使  
而下當借馬者各定賜借之等寶元初詔羣臣例賜馬  
者宰相至樞密直學士使相至正任刺史并皇族緣姻  
事當賜者如舊制餘給以馬直少卿監以上三十五千  
內殿承制以下二十三千斯治平以前馬政之大略也

神宗患馬政不善命執政擇官判群牧命判官崔台符  
劉航刪定群牧敕令遠稽唐制參本朝故事又以樞密  
院言詔河南北分置監牧使以航台符爲之又置都監  
各一員其在河陽者爲孳生監外諸監分屬兩使凡牧  
甲令佐並委監牧使舉劾專隸樞密院不領於群牧制  
置諸監牧田皆寬衍歲久或被冒占議者爭請以牧地  
賦民用佐芻粟而諸監尋廢是歲天下應在馬凡十五  
萬二千六百有奇始議廢監時群牧制置使文彥博言  
散國馬於編戶而責孳息非便詔元絳蔡確較利害上  
之中書樞密院因言河南北十二監近四年中歲出馬

一千六百四十四匹僅爲錢三萬六千四百餘緡而兩監  
牧吏卒雜費及所占地租爲緡錢五十三萬九千於是  
卒廢之諸監旣廢淤田司請廢行淤溉增課以募耕者  
而河北制置牧田所繼言牧田沒於民者五千七百餘  
頃乃嚴侵冒之禁加告獲之賞自是利入增多元豐三  
年廢監租錢至百一十六萬群牧使而下賜賚有差其  
收市則專於招市而券馬亦廢熙河置提舉司尋并茶  
馬爲一司旣而詔以稚州名山茶博馬而蕃馬至者稍  
衆樞密院言祖宗時臣僚任邊職者或賜帶甲馬示不  
忘疆場之事承平日久僥倖滋長請應使臣閣門祗候



以上充三路路分州軍總管鈐轄之類賜馬價如故餘皆罷給奏可後以群牧司言裁宗室以下所給馬諸司停給自罷監至此始闕馬矣時又有戶馬有保馬所謂保馬者其議出於王安石而文彥博吳充皆言馬斃責償恐非民願安石持論益堅熙寧六年曾布等承詔上條約先頒於府界漸行於諸路凡諸路義勇保甲願養馬者戶一匹物力高願養二匹者聽皆以監牧見馬給之或官給直令自市毋或強與三等以上十戶爲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爲一社保戶馬斃保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置提舉保甲馬官京西以呂公雅京東

以霍翔領之。二人多建白。悉從焉。所謂戶馬者。慶曆中。嘗詔河北民戶。以物力差。爲備官買。熙寧二年。以河北。察訪使曾孝寬言。始參考行之。元豐中西方用兵。頗調。戶馬給戰騎。借者給。還死則償直。戶馬既配。兵後遂不。復補京東西。旣更爲保馬。諸路養馬。指揮至八年。亦罷。元祐初。罷保馬議。興廢監牧。而官收其地。自是洛陽單鎮。地賦民之害。請復置監牧。而官收其地。自是洛陽單鎮。原武淇水東。平安陽等監。皆復。其他更革。尚多紹聖初。陸師閔奏。復行券馬議者。多言其枉費。知樞密院曾布。力行之。後二年。給地牧馬之政。行亦本戶馬之意焉。先。

是知任縣韓鈞等建議凡授民牧田一頃爲官牧一馬而蠲其租縣籍其高下老壯毛色歲一閱亡失者責償已佃牧田者依上養馬知邢州張赴上其說曾布是之且言元祐未嘗講明利害惟務罷熙寧元豐之政奪已佃之田而復舊監桑棗井廬多所伐毀監牧官吏爲費不貲牧卒擾民爲害非一若循元祐倉卒更張之法又當益弊乃具爲條畫行之時殿中侍御史陳次升言給地牧馬諸路各有利害民居與田相遠者難就耕牧一頃之地所直不多而亡失責償爲錢四五十千必非人情所願言竟不行四年遂廢淇水等監曾布自敘其事

謂近世良法未之能及法雖已具猶未行也崇寧中詔買馬一遵元豐法自是茶馬二司各徃其市馬之數則以時增損既而川茶不以博馬惟如珠玉故馬政廢闕大觀四年罷京東西路給地牧馬政和二年詔諸路復行之督責甚急蔡京既罷政多言其不便宣和二年詔罷之甫二年復行六年又詔立賞格於是諸路應募牧馬者爲戶八萬七千六百有奇爲馬二萬三千五百云靖康元年左丞李綱言祖宗以來擇陝西河東河北美水草高涼之地置監凡三十六所比年廢罷殆盡民間雜養以充役官吏便文以塞責而馬無復善者今諸軍

闕馬者大半宜復舊制權時之宜括天下馬量給其直不旬日間則數萬馬可具也然時已不能盡行其說矣高宗中興多遵成憲紹興二年置馬監於饒州守倅領之擇官田爲牧地復置提舉俄廢四年置監餘杭及南蕩是時川路所市馬歲牧於鎮江以未見蕃息遂分江上諸軍後又置監鄂鄂間牝牡千十餘年僅生二十駒且不可用乃已故凡戰馬悉仰秦川廣二邊乾道間秦川市馬額歲萬一千九百有奇慶元嘉泰增損無多金人旣失冀北馬至秦司亦空矣廣馬市於羅殿諸蕃自紹興三年邕州置司未幾廢以帥臣領之胡舜陟爲帥

歲中市馬二千四百其後馬益精四尺二寸者其直爲銀四十兩每高一寸增十兩有至六七十兩者士人云尤駟駿者在其產處博黃金二十兩川行四百里第官價已定不能致此諸蕃或不產馬蓋轉市之大理南詔地連西戎故多馬雖互市于廣南其實猶西馬也擇其良赴三衙餘亦以付江上諸軍若嶺南自產小駒與淮湖所出無異匹直十餘千云咸淳末臣僚言宜倣祖宗遺意亟謀和市馬如出一馬則免某色力役惟是川秦之馬遵陸則嶺道斗絕舟行則難磧險惡每綱運公私費十倍而人馬俱疲綱兵所經甚於寇賊雖臣僚條奏

更迭終莫得其要領豈馬政各因風土之宜而非東南  
之利歟

宋史新編卷四十五

宋史新編卷四十六

志三十二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刑法

君國之道二曰德曰刑德以綏衆而裕化刑以禁黷而  
輔治譬如天之生殖震曜所以成百物也雖然一夫向  
隅而泣四座爲之輟歡設刑麗於罪仁人猶且矜之矧  
忍爲苛爲枉賊厥德耶三五之隆虛囹圄畫衣冠而不  
犯弗可尚已漢暨唐豈無可稱未有世積仁厚如宋藝  
祖三宗者觀其歲時躬聽斷疑獄下廷臣詳讞大辟覆  
奏多末減有司失入抵罪迄于嘉祐閭閻咸樂其生重



犯法仲尼謂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信矣神宗以下皆非少恩主也自王安石握權更法令屢興詔獄章惇蔡卞蔡京秦檜輩遞效尤爲誣罔末流之弊貪酷吏遍州郡民不勝其毒夫漢唐以大獄兆亡五季以多殺短祚彼謂成法不足守不知覆轍胡可蹈哉累朝刑制不能殫述特詳其大者見若人之誤國云

刑書唐有律令格式酌隋之舊宋復因唐律之名十有二曰名例曰禁衛曰職制曰戶婚曰廩庫曰擅興曰盜賊曰鬪訟曰詐僞曰雜律曰捕亡曰斷獄其隨時損益則有編敕一司一路一州一縣又別有敕建隆初詔判

大理竇儀等所上編敕與新定刑統並行參酌輕重爲  
詳世稱平允太宗真宗各有增損仁宗嘗問輔臣曰或  
謂先朝詔令不可輕改然乎王曾曰此儉人惑上之言  
也咸平所刪太宗詔令十存一二去繁密以便民何爲  
不可於是詔中外言敕得失命官修定取咸平儀制令  
及制度約束之在敕者五百餘條悉附令後號曰附令  
敕天聖七年編敕成合祥符農田敕爲一書視祥符敕  
損百餘條詔有司毋得輒請刪改然至慶曆又復刪定  
嘉祐初因樞密使韓琦言詔中外言敕得失如天聖故  
事七年書成總千八百三十四條視慶曆敕增三百五

十八條又別爲續附令敕三卷神宗以律不足以周事  
情凡律所不載者一斷以敕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  
律恒存乎敕之外熙寧初置局修敕詔中外言法不便  
者集議更定元豐始成書復下二府參訂帝留意法令  
每有司進擬多所是正嘗謂法出於道人能體道則立  
法足以盡事又曰禁於未然之謂敕禁於已然之謂令  
設於此以待彼之謂格使彼效之之謂式脩書者要當  
識此於是自名例以下至斷獄十有二門麗刑名輕重  
者皆爲敕自品官以下至斷獄三十五門結束禁止者  
皆爲令命官之等十有七吏庶人之賞等七十有七又

有倍全分釐之級凡五等有等級高下者皆爲格表奏  
帳籍關牒符檄之類凡五卷有體制模楷者皆爲式元  
祐初中丞劉摯右諫議孫覺先後言元豐敕令煩細難  
以檢用乃詔摯等刊定哲宗親政稍復熙豐之制崇寧  
初詔復元豐舊法凡元祐條例悉燬之時言者謂不宜  
引例而破法也徽宗每降御筆手詔悉變舊章靖康初  
羣臣言蔡京當國欲快已私請降御筆出於法令之外  
宜參用國初以來條法刪脩成書詔從其請書不果成  
高宗播遷斷例散逸所施行類出人吏省記建炎三年  
始命取嘉祐條法與政和敕令對脩而用之紹興元年

書成號紹興敕令格式吏胥省記者亦復引用監察御史劉一正言吏胥欺蔽之害乃刊定省記之文時秦檜專政率用都堂批狀指揮行事雜入吏部續降條冊中脩書者畏忌不敢刪削至與成法並立吏部尚書周麟之言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乃詔削去乾道時臣僚言紹興以來續降指揮無慮數千牴牾難考據詔詳定六年刑部侍郎汪大猷等上乾道敕令格式當是時法令雖具吏一切以例從事法當然而無例則事泥不行甚至隱例壞法有賄賂乃爲直例淳熙初詔刑例不得槩用旣而臣僚言乾道新書尚多舛詔戶部尚書

蔡洸詳定號淳熙敕令格式帝復令分門編類爲一書  
丞相趙雄上之帝多所刪定號淳熙條法事類前此法  
令之所未有也末年議者猶以新書多遺闕有司引用  
間有便於人情者令刑部詳定迄光宗世未成慶元四  
年右丞相京鏜始上其書號慶元敕令格式寶慶初敕  
令所言條目滋繁乞改定淳祐二年敕令所上其書名  
淳祐敕令格式十一年又取慶元法與淳祐新書刪潤  
之度宗以後無所更定其一司一路一州一縣敕前後  
增損不可勝紀云

用刑宋之用刑以矜恤爲主輕重取舍常有法外之意

其用已私以亂成憲則末流之弊也五代牧守多武人率意用法太祖痛懲之故入死罪者流配海島分命朝臣出守著令諸州決訖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覆視凡諸州獄錄事參軍與司法掾參斷自是內外折獄蔽罪皆有官以相覆察漢乾祐令盜竊一錢者死周用唐建中以來之制贓滿三疋錢滿千者死太祖猶以爲太重增爲錢三千陌以八十爲限建隆三年復詔竊盜贓滿五貫足陌者死舊強盜持杖不傷人皆棄市詔計贓論又定折杖法凡流刑四加役流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脊杖二十二千五百里脊杖十八二千里脊杖

十七竝配役一年謂之配役卽占之徒役免遠徙也徒  
刑五徒三年脊杖二十二年半脊杖十八二年脊杖十  
七一年半脊杖十五一年脊杖十三皆決而免其役也  
杖刑五杖一百臀杖二十九十臀杖十八八十臀杖十  
七七十臀杖十五六十臀杖十三笞刑五笞五十臀杖  
十下四十三十臀杖八下二十臀杖七下杖笞皆易以  
臀杖而減其數也其他坐法貸死者乃決杖黥面配遠  
州牢城開寶元年五月帝以暑氣方盛深念縲繫之苦  
乃下手詔兩京諸州令長吏督獄校五日一檢視洒掃  
獄戶洗滌杻械貧者給飲食病者給醫藥輕者卽決遣



遂爲定制嘗謂侍御史知雜馮炳曰朕每讀漢書張釋  
之干定國治獄天下無冤民此所望於卿也賜金紫勉  
之獨深嫉貪墨吏輕則流竄重則棄市子復父讎則壯  
而釋之事在孝義傳太宗躬躬聽斷能燭隱微詔諸州  
長吏五日一慮囚制聽獄之限大事四十日中事二十  
日小事十日不須追捕者毋過三日又令十日一具囚  
帳及所犯罪名繫繫日數以聞暑月申開寶之令增置  
刑部詳覆官又慮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詆置審刑院於  
禁中讞之以侍從知院事兼置詳議官又置御史臺推  
勘官二十人皆以京朝官爲之凡諸州有大獄則乘傳

就鞫陛辭日必諭之。口無滋蔓無留滯諸州司理參軍  
皆親自選擇諸路各置提點刑獄司。凡京朝幕職州縣  
秩滿至京者必試問律令格式。不明習者殿罰。帝因慮  
囚謂宰相曰。中外臣僚若皆留心政務。天下安有不治  
者。古人宰一邑守一郡。使飛蝗避境。猛虎渡河。况能惠  
養黎庶。申理冤滯。豈不感召和氣乎。嘗因久旱。獄訟  
寃濫。會歸德節度推官李承信。市蔥管園戶死。帝聞之。  
坐承信棄市。凡值祁寒盛暑。或雨雪稍愆。輒親錄繫囚  
多原減。諸道遣官按決。率爲常。累朝遵行不廢。云真宗  
性寬慈。尤慎刑辟。增置糾察刑獄司。審刑院。舉詳議官。

必先試斷案數十道嘗謂宰相曰執法之吏不可輕授  
不稱職者當責舉主復置諸路提點刑獄官務選性度  
平和有執守者引對而後遣內出御前印紙爲曆書其  
績效代還議功行賞不舉職者罪之仁宗時四方無事  
戶口蕃息而克自抑畏其於用刑尤慎判大理寺杜曾  
建議大中故殺之制失之重近世赦令原減失之輕請  
更之帝著爲令語在曾傳天聖五年陝西旱災因詔民  
持杖劫人倉廩非傷主者減死刺隸他州非首謀者又  
減一等司馬光知諫院奏言周禮荒政十二皆推寬恩  
以利於民獨於盜賊愈更嚴急今若明降敕文減等斷

放是勸民爲盜也百姓乏食當輕徭薄賦賑貸以救其死不可使之自相劫奪也不報刑部嘗薦詳覆官帝記其姓名曰是嘗失入不得遷官者舉者皆罰金廣州司理參軍陳仲約誤入人死有司當罪贖帝命特治之會赦勿敘比部員外郎師仲說請老帝以嘗失入死罪奪任子恩知虢州周日宣詭奏水災有司論請如上書不實法帝曰州郡多言符瑞至水旱或抑不聞今日宣意實在民何可加罪單州民劉玉父爲王德毆死德更赦玉私殺德帝義之決杖編管尤不以貴近廢法屢戒有司被內降者執奏毋輒行至於貪吏亦不少貸見下篇

英宗以吏習怠惰稍欲振起之三班奉職和欽貸所部  
綱錢至絞法官請從寬帝曰刑故而得寬則死者滋衆  
非刑期無刑之道富國倉監官受米濕惡壞十八萬后  
會恩當減特命奪官停之神宗勵精政理嗣位之初卽  
詔恤獄囚語在帝紀旣而選試法官增省職司事在職  
官志品官有犯按察之官奏劾聽旨內殿崇班鄭從易  
母兄俱亡嶺外歲餘訃聞請行服神宗曰父母在遠當  
朝夕爲念經時無安否之間以至踰年不知存亡邪特  
除名勒停青州民王贊爲父復讎自首帝矜其情貸死  
其他立法悉見下詔獄諸篇哲宗時曾布爲相改盜賊

重法侍御史陳方升言祖宗用刑至輕惟是強盜之法特重近改法情輕奏裁恐養成大寇貽國家患布罷相翰林學士徐勣復言之乃詔如舊法是時連起黨獄忠良并斥詳見下篇徽宗嗣位蔡京王黼之屬誣上行私益亂法制崇寧五年詔凡降特旨處分而用常法汨格不行以大不恭論明年詔凡經御筆詣尚書省陳訴者罪同復定令應承受御筆稽滯三日者罪亦同由是吏因緣爲姦巧文寢深又朝廷文飾太平有司務以獄空冒恩賞讞狀徑上不由憲司政和以後斷大辟僅十之一其就東市者大抵皆貧民都曹翁彥深極言其弊云

高宗性仁柔有過貸無過殺凡蔡京請御筆以壞正法者悉釐正之大理率以儒臣平恕者充獄官入對卽以慘酷爲戒臺臣上曹有平反輒與轉官每慮囚未嘗有送下者曰吾恐有司鍛鍊爲重輕也吏部員外郎劉大中奉使江南回遷左司諫帝尋改祕書少監謂宰臣曰大中奉使頗多興獄惡可令四方觀望也文臣寄祿官並帶左右字賊罪人則去之又申嚴真決賊吏法令三省取具祖宗故事有以棄市事上者帝曰斷遣足矣豈忍寘縉紳死地邪自後賊吏皆杖脊流配至死者籍其家紹興敕私鹽一斤徒一年三百斤配本城後有不諭

多寡配廣南指揮殿中侍御史當同入對論其太重謂峻刑章而不恤民害此蔡京王黼之術也奈何今遂用之乃詔依紹興救紹興十八年撫州泉州以姓名略似誤決重囚官吏各置重憲二十六年右司郎中汪應辰言中興以來設官簡省刑部郎中初無分異故獄無所不反乃詔依元豐法分左右廳治事然自秦檜得政屢興大獄語見下篇孝宗究心庶獄未嘗以私廢法鎮江都統戚方以刻剝被罪宰臣陳俊卿言內臣有主之者帝曰朕亦聞之乃以陳瑜李宗回等付大理獄究其賂狀決配之乾道三年詔有司毋以獄情白執政探取旨



意以爲重輕後又詔中書置禁奏取會籍大臣按閱以  
察刑寺稽違與夫不應問難而問難不應會而會者廣  
東路瘴癘惟英德府最甚謂之人間生地獄諸司公事  
欲速成者多送之自非死罪至卽誣伏亟就刑責以出  
光宗以臣僚言禁之至寧宗時刑獄滋濫理宗起自民  
間具知其弊初卽位卽詔天下恤刑又親制審刑銘警  
有位慮囚多從輕典有一歲凡數疏決者可謂極厚矣  
顧天下之獄不勝其酷每歲冬夏詔提刑行郡決囚提  
刑憚行委倅貳倅貳不行委幕屬委者類皆肆行以要  
餽遺監司郡守擅作威福獄以意成又擅置非法獄以

或斷薪爲杖，掙擊于人，名曰掉柴。或木索并施夾兩脛，名曰夾紮。或纏繩於首，加以木楔，名曰腦箍。或反縛跪地，短豎堅木交辯兩股，令微卒跳躍於上，謂之超棍。富貴之家，稍有官望，動籍其貨，又以趨辦月椿及漆助版，帳爲名，不問罪輕重，竝從科罰。大率官取其十，吏漁其百。法不得專殺者，殺之而待罪法得拘鎖者，不爲期限。不支口食，甚至戶婚詞訟，亦皆收禁。豪強納賂，羅織平民死者，無筭。至于度宗，雖累詔切責，而嚴禁之終莫能勝而國亡矣。

詔獄凡羣臣犯法大者，多下御史臺。小則開封府大理。

寺鞠治神宗以來凡一時承詔置推者謂之制勘院事

出中書則曰推勘院獄已廼罷熙寧二年命尚書都官

郎中沈衡鞫前知杭州祖無擇于秀州內侍乘驛追逮

御史張戩等言無擇三朝近侍驟繫囹圄非朝廷以廉

耻風厲臣下之意不從又命崇文院校書張載鞫前知

明州光祿卿苗振于越州獄半年乃決辭所連逮甚衆

皆王安石諷御史王子韶誣其過自是詔獄屢興八年

前餘姚主簿李逢以謗讟指斥坐謀反提點刑獄王涯

筠言其無反迹請編配帝疑之遣御史臺推直官蔡周

輔劾治中書以庭筠所奏不當并劾之庭筠懼縊石

辭連宗室秀州團練使世居醫官劉育河中府觀察推  
官徐革等詔捕繫臺獄命中丞鄧綰同知諫院范百祿  
與御史徐禧雜治獄具賜世居死李逢劉育徐革並凌  
遲將作監簿張靖武舉進士郝士宣皆腰斬有李士寧  
者挾術出入貴人門嘗見世居母康以仁宗御製詩上  
之百祿謂士寧熒惑世居致不軌且疑知謀推問不服  
禧乃奏士寧贈詩實仁宗御製今獄官以爲反因臣不  
敢同百祿以士寧守與王安石善欲鍛鍊附致妖言罪  
卒論士寧徒而奏禧故出以媚大臣詔詳劾理曲者以  
聞百祿坐報上不實落職前此凌遲腰斬未嘗用於元

凶巨蠹自是以口語狂悖致罪者麗于極法矣蓋詔獄之興始由柄臣藉以威縉紳逞私憾朋黨之禍遂起紹聖間章惇蔡卞用事既再追貶司馬光呂公著遠謫呂大防意猶未快仍用黃履疏高士京狀追貶王珪皆誣以圖危上躬其言寢及宣仁后哲宗頗惑之最後起同文館獄駕禍元祐諸臣蓋據文彥博子及甫元祐中與邢恕書也其辭怨望當路至比爲司馬昭及是蔡確子渭奏其書誣以謀逆語在劉摯傳中詔翰林承旨蔡京吏部侍郎安惇究問及甫以劉摯梁燾王巖叟對京惇言事涉不順及甫止聞父言無他證佐乃遣內侍一人

同中書舍人蹇序辰并京惇等共治之將大有所誅戮  
竟不得其要領會星變上怒稍息然京惇極力鍛鍊不  
少置既而梁燾卒於化州劉摯卒於新州衆皆疑二人  
不得其死明年五月詔摯燾皆亡不及考驗明正典刑  
諸子竝勒停不敘先時三省進呈帝曰祖宗未嘗殺戮  
大臣其釋勿治初元祐更政嘗置訴理所申理冤濫元  
符元年中丞安惇言神宗厲精圖治明審庶獄而陛下  
未親政時姦臣置訴理所凡得罪於熙寧元豐者咸爲  
除雪歸怨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案看詳依元斷施行  
時章惇猶豫未應蔡卞卽以相公二心之言迫之惇懼

卽日置局命蹇序辰同安惇看詳案內文狀陳述及訴  
理所看詳於先朝言語不順者具名以聞自是以伸雪  
復改正重得罪者八百餘家紹興中秦檜構岳飛胡舜  
陟之獄飛與舜陟死檜權愈熾又陷趙鼎子汾與張浚  
李光胡寅謀大逆賢士大夫連坐者五十餘人獄旣上  
會檜病乃寢名曰詔獄實非詔旨也其後所謂詔獄率  
類此

詳讞端拱元年廣安軍民安崇緒錄禁軍訴繼母馮嘗  
與父知逸離今奪貲產欲與已子大理當崇緒訟母罪  
死太宗疑之判寺張佖固執前斷遂下臺省集議徐鉉

議謂馮非離異其證有四崇緒合依元斷右僕射李昉等四十三人議謂法寺處罪深爲不當若以五母皆同則阿蒲雖賤乃是崇緒親母崇緒本以田業爲馮強占親母衣食不充所以論訴若從法寺斷死則知逸負何辜而絕嗣阿蒲處何地而托身叅詳田業合歸崇緒馮合與蒲同居終身供侍不得有闕所有罪犯竝准赦原詔從昉等議鉉似各奪一月俸咸平三年天下斷死罪八百人真宗覽囚簿憮然動容懼有枉濫語宰執曰故事大辟獄具三覆奏蓋其重慎何代罷之遂命檢討沿革終慮淹繫不克行天聖四年刑部侍郎燕肅奏曰唐



太宗詔大辟罪令尚書九卿讞之又詔凡決死刑京師  
五覆奏諸州三覆奏自是全活甚衆貞觀四年斷死罪  
二十九開元二十五年財五十八今天下生齒未加於  
唐而天聖三年斷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視唐幾至百  
倍京師大辟雖一覆奏而州郡之獄有疑及情可閔者  
至上請而法寺多所舉駁率得不應奏之罪往往增飾  
事狀移情就法失朝廷欽恤之意望準唐故事天下死  
罪皆得一覆奏遂下詔天下死罪情理可矜及刑名疑  
慮者具案以聞有司毋得舉駁其後雖法不應奏吏當  
坐罪者審刑院貼奏率以恩釋爲例名曰貼放吏始無

所牽制請讞者多得末減熙寧元年七月詔謀殺已傷  
按問欲舉自首從謀殺減二等論初登州奏有婦阿云  
毋服嫁韋惡韋陋謀殺不死按問欲舉自首審刑院大  
理寺論死用違律爲婚奏裁減貸知登州許遵奏引  
律因犯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以  
謀爲所因當用按問欲舉條減二等刑部定如審刑大  
理時遵方召知大理御史臺劾遵而遵不伏請下兩制  
議詔翰林學士司馬光王安石同議光議是刑部其略  
謂律意於人損傷無自首之例而別犯他罪本無殺傷  
之意而致殺傷者許其自首謀殺故殺皆是殺人若以

謀與殺爲兩事則故與殺亦爲兩事也安石與遵善議是遵詔從安石議御史中丞蘇卣請再選官定議詔送翰林學士呂公著韓維知制誥錢公輔重定公著等謂宜如安石議便制曰可法官齊恢王師元蔡冠卿等皆論奏公著等所議不當又詔安石與法官集議反覆論難師元等益堅其說明年二月庚子詔自今謀殺人自首竝奏取敕裁判刑部劉述丁諷奏庚子詔書未盡封還中書安石適除參知政事奏律敕已明不須別立新制與唐介等數爭議帝前卒從安石議乃詔以去年七月詔書從事劉述等又奏以爲不當請中書樞密院合

議中丞呂誨御史劉琦錢顛皆請如述奏下之二府文  
彥博以爲殺傷者欲殺而傷也卽已殺者不可首呂公  
弼以爲殺傷於律不可首請自今以後殺傷依律其從  
而加功自首卽奏裁陳升之韓絳議與安石略同時富  
弼入相帝令弼與安石議弼謂安石所析律文宜從衆  
議安石不可弼遂辭以病久之卒從安石議而弼在告  
不與也述諷師元等皆坐貶司馬光言執條據例者有  
司之職也原情制義者君相之事也分爭辨訟非禮不  
決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去之事陛下試以禮觀之  
豈難決之獄哉彼謀殺爲一事爲二事謀爲所因不爲

所因此苛察繳繞之論乃又法俗吏之所爭豈明君賢  
相所當留意耶今議論歲餘而後成法終爲棄百代之  
常典悖三綱之大義豈非徇枝葉而忘本根所致耶不  
報初安石議行司勳員外郎崔台符舉手加額曰數百  
年誤用刑名今乃得正安石喜其附已明年擢判大理  
寺蘇州民張朝從兄以槍戮死朝父逃去朝執而殺之  
審刑大理當朝十惡不睦罪死案旣上王安石在中書  
言朝罪止加役流會赦應原帝釋朝不問更命呂公著  
等定議刑名議不稱安石意乃自具奏會公亮嘗以中  
書論正刑名爲非安石曰右司用刑不當則審刑大理

宜論正審刑大理用刑不當卽差官定議議既不當卽  
中書宜論奏取決人主此所謂國體宜有中書不可論  
正刑名之理三年中書上刑名未安者有五詔付編敕  
所詳議立法韓絳等請用內刑會布議其差等帝問可  
否於執政安石馮京互有論辨不果行樞密使文彥博  
亦上言唐末五代用重典以救時弊國家承平百年當  
用中典然猶因循有重於舊律者若偽造官文書及偽  
造印記再犯竝從絞持杖強盜本重於造印再犯賊不  
滿五匹者不死則用刑甚異於律文矣請裁定其常詔  
送編敕所又詔議重賊併滿輕賊法四年詔詳定大辟

奏讞法元豐八年尚書省言律文自首減等斷遣者爲非巨蠹有改過自新之心至於姦盜與餘犯不同竝不在減等例初王安石與司馬光爭議按問自首法及是光爲相復申前議改焉乃詔強盜按問欲舉自首者不用減等旣而給事中范純仁言姦盜用強情重者於法自不當首至於貸命及持杖強盜槩不減等實爲太重請依嘉祐編敕定斷從之又詔諸州鞠訊強盜情理無可憫刑名無疑慮而輒奏請許刑部舉駁重行朝典無得用例破條從司馬光之請也光言殺人不死傷人刑堯舜不能以致治云崇寧五年務反元祐之政詔情

重法輕情輕法重宜遵元豐舊法取旨宣和六年復申  
前詔紹興初州縣訟起道不通詔應奏裁者權減降斷  
遣以聞既而奏讞者多得輕貸官無失入之虞而更有  
鬻獄之利往往不應奏者率奏之二年乃詔大辟應奏  
者提刑司只因依繳奏五年給事中陳由義奏有司多  
妄奏出入人罪帝爲申嚴立法終不悛二十六年右正  
言凌哲復上疏曰漢高入關悉除秦法與民約法三章  
卽所謂殺人者死實居其首司馬光之言可謂至當矣  
臣竊見諸路州軍大辟雖刑法相當者類以可憫奏裁  
臣恐強暴之風滋長爲害非細帝覽奏曰但恐諸路滅



裂一例不奏有失欽恤之意令刑部坐條行下馴至乾道弊日益甚孝宗乃詔有司緣情引條定斷更不奏裁其後刑部侍郎方滋言奏裁依建隆三年敕文從之至理宗時往往讞不時報囚多瘐死以監察御史程元鳳奏屢下詔申禁云

配役晉天福中流配者有刺面之法未加杖用貸死罪隸軍籍會赦則有司上罪狀情輕者縱之重者終身不釋太宗以國初諸方割據沿五代之制罪人率配隸西北邊多亡投塞外誘羌爲寇乃詔當徙者勿復隸秦州靈武通遠軍及緣邊諸郡時江南湖廣已平乃皆流附

方太平興國五年詔配役者分隸鹽亭役使端拱二年詔婦人有罪至流者免配役真宗以來每寬配隸之刑獨於贓吏不少貸仁宗天聖中數有貶竄至其末年吏知以廉自飾犯法者稍損於舊矣景祐中以罪人貸死者舊多配沙門島在登州海中至者多死乃詔改配廣南遠惡地牢城廣南罪人配嶺北然其後亦有配沙門島者熙寧二年比部郎中知房州張仲宣嘗檄巡檢體究金州金阬無甚利土人憚興作輸金仲宣求寢其事及事覺法官坐仲宣枉法贓應絞援前比貸死杖脊黥配海島知審刑院蘇頌言仲宣所犯可比恐喝條且古

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有罪得乘車今刑爲徒隸  
其人雖無足矜恐汚辱衣冠爾遂免杖黥流賀州自是  
命官無杖黥法紹聖三年刑部侍郎邢恕等言藝祖初  
定天下主典自盜贓滿者往往抵死仁祖之初尚不廢  
也其後用法稍寬然甚者猶決刺配島比朝廷用法益  
寬略無差別欲望講述祖宗故事凡計贓多者間出畚  
斷以肅中外從之或患加役流法太重宮有監驅之勞  
道有奔亡之慮蘇頌元豐中嘗建議請依古園土取當  
流者治罪訖髡首鉗冗晝則居作夜則置之園土滿三  
歲而後釋未滿歲遇赦者不原既釋仍送本鄉畿察出

入又三歲不犯乃聽自如未果行崇寧中蔡京請行之  
二年不便迺罷大觀行之四年復罷南渡至淳熙增編  
敕四倍慶曆配法既多犯者日衆黥配之人所至充斥  
校書郎羅點言本朝折杖之制視前代用刑爲輕而刺  
配之法視前代用刑爲重國初敕令尚簡入配者少承  
平旣久防禁益密在仁宗朝張方平建議減除迨今百  
餘年有增無損乃詔刑寺集議數年未有定論後臣僚  
議兼採累朝格例刺面之法專處情犯凶蠹其他偶歷  
於罪皆得全面日俾知顧藉可以自新卽詔有司裁定  
其後迄如舊制嘉泰四年臣僚言配隸之人中路多逸

或到配所州郡憚於贍養故縱不捕其人蓋有兩等鄉  
民一時鬪毆殺傷及胥吏犯贓貸命流配者設使逃逸  
未必能爲大過欲止徒配本州牢城限滿給據復爲良  
民至於累犯強盜及聚衆爲姦利非村民胥吏之比欲  
並配屯駐軍限滿改刺從正軍衣糧誠爲利便從之  
內外獄凡諸獄皆置氣樓涼窻設漿飲薦席時具沐浴  
食令溫暖寒則給薪炭衣物暑則五日一條枷杻郡縣  
則所職之官躬行檢視獄弊則脩之使固累朝以來屢  
詔撫恤見本紀元豐元年以國初廢大理獄非是詔復  
之元祐三年罷大理獄初大理置獄本以囚繫淹滯俾

獄事有所統而大理卿崔合符等不能奉承德意雖上大夫若命婦獄辭小有連逮輒捕繫凡邏者所探報卽下之獄傳會鍛鍊無不誣服至是台符等皆得罪獄迺罷紹聖三年復置故事法寺斷絕必宣付史館獄空降詔獎諭或加秩賜章服後冒賞寔多熙寧初以斷絕乃常事罷宣付史館仍罷獎諭乾道七年冬十二月臨安府尹周崇奏獄空優詔獎之淳熙十二年以後屢奏屢獎不絕咸淳五年正月六年正月七月七年正月府尹潛說友皆以獄空聞被優獎其粉飾如此

贖刑宋損益舊制凡用官陰得減贖所以尊爵祿養廉

恥也端拱二年詔諸州民犯薄罪或入金以贖長吏得以任情而輕重自今並決杖遣之不得以贖論仁宗深憫民之無知欲立贖法以待薄刑迺詔有司議科條論者以爲富人得贖貧者不能免非朝廷用法之意不果行時命輔臣分總職事參知政事范仲淹領刑法未及有所建明罷事遂寢至和初隨州司理參軍李抃父毆人死抃上所授官以贖父罪帝哀而許之君子謂之失刑然自是未嘗爲比終宋世贖法惟及輕刑而已恩宥凡大赦釋天下雜犯死罪以下其十惡殺人及官吏受贓者不原甚則常赦所不原罪皆除之凡曲赦性

一路或一州或別京或畿內凡德音則死及流罪降等  
餘罪釋之間亦釋流罪所被虜狹無常又天子歲自錄  
京師繫囚畿內則遣使往往降等發遣若并及諸路則  
命監司錄焉乾德四年十一月郊大赦先期下詔兩京  
諸道自十月後犯強竊盜不得預郊祀之赦所在長吏  
諭民無冒法是後將郊祀必申明此詔太宗因郊禮議  
赦有秦再恩者上書引諸葛亮佐劉備數十年不赦事  
帝頗疑之趙普對曰聖朝彝典其仁如天若劉備區區  
一方臣所不取遂定赦端拱元年大赦少府監言犯賊  
配役郭冕等九人皆嘗任京朝官會赦當敘用帝曰賊



史記卷之四十一  
吏豈可復齒仕版止令釋遣之景德二年將郊大理寺  
言郊禮在近諸州奏按多不精詳冀於覆駁延留以俟  
恩赦請自今有侵損贓私事狀明白者卽具情實定斷  
以絕僥倖詔可仁宗明道中皇太后不豫赦及常赦所  
不原者言者以爲濫旣而詔殺人者雖會前赦皆刺隸  
千里外配牢城景祐中言者謂三王歲親祀園丘未嘗  
輒赦自唐兵興以後事天之禮不常行因有大赦以蕩  
亂獄且有罪者宥之未必自新被害者抑之未必無怨  
不能自新將復爲惡不能無怨將悔爲善一赦而使民  
悔善長惡政教之大患也願罷三歲一赦或謂未可盡

廢卽請命有司前郊三日理罪人有過誤者引而赦之  
疏奏朝廷重其事第詔罪人情重者毋得以一赦免然  
亦未嘗行帝嘗謂輔臣曰赦不欲數然捨是無以召和  
氣也帝在位久明於人之情偽尤惡許人陰事故一時  
士大夫習爲淳厚久之小人乘間密上書疏人過失好  
事者稍相與唱和又按人赦前事翰林學士張方平御  
史呂誨以爲言因下詔禁中外羣臣上書不得詆曖昧  
陷善良有司不得舉按赦前事言官宜務大體非事關  
朝政自餘小過細故勿須察舉神宗卽位又申前詔內  
外言事按察官毋得依前舉劾知諫院司馬光言曰按

察之官以赦前事興起獄訟禁之誠爲大善至於言官  
事體稍異臣恐因此言者得以藉口偷安姦邪得以放  
心不懼此乃人臣之至幸非國家之長利也請追改前  
詔刊去言事兩字光論再三帝命光送詔于中書熙寧  
七年二月帝以旱欲降赦時已兩赦王安石曰湯旱以  
六事自責曰政事不節與若一歲三赦是政不節非所  
以弭災也乃止徽宗在位二十五年大赦二十六出赦  
十四德音三十七南渡後頻年覃霈紹熙甲寅歲中赦  
者四兇盜殺人一切不死恩益濫而刑政益紊矣